

# 詩說

# 詩說卷第七

信安劉　克　學

小雅

## 鹿鳴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詩之以鳴名詩者三齊風之雞鳴宣王之鶴鳴其皆以

聲起義是詩以鳴名詩而不以聲必有旨也雞當於人而言其家鶴與鹿皆以賢士言鹿之不以聲為義者鹿在野者也鹿之鳴非求聞於人也賢之在野豈求聞於世哉詩人以食言者猶有嗜慾之可求也猶劉累豢龍之義使上之人知所以求之也是或名詩之旨乎首章言周行以周道為訓似無他比以周之列位為訓似與名詩之旨相反莫知所從詳玩詩辭笙鼓筐幣皆以我言上之人也人之好我非賢者乎君是則周行為立國之道孔鄭之說得之矣毛氏已有此訓也二章承上章

之義賢者旣幡然而改以立國之道佐其上故德音孔明善類皆進故曰是則是傚二三皆以旨酒言之三章復言鼓瑟者見人君待賢終始無閒禮意有加君子之和樂賓主相安之情也且四詩之首文王固也天保之義豈不大於鹿鳴乎小雅之首鹿鳴者何哉蓋周家以賢立國文王以得賢興周聞文王而作興不但二老而已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皆是則是傚之君子以彙征者也鹿之取喻非若麟鳳之爲靈世所常有之物文王之用人惟常人常德之爲貴鹿之常有於天下自有出乎

其類者焉故靈臺之詩亦以麀鹿爲言其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固自有常而可貴者乎

四牡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是詩與皇皇者華均爲遣使之詩念

諷求善之旨過之遠矣何別於先後之次乎必有深旨說者不詳思耳四牡之使王事也皇華之使民事也詩之辭較然矣又有大焉者詩之首章周道與王事對言以周道之倭遲而服勤王事非三分天下以服事殷之時乎孔子論才難指舜之五人周之十亂繼以三分天下事殷之辭則十亂之事殷世儒疑歸之文王者也以周道倭遲一辭而玩其義文王事紂之情著矣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詩乃以倭遲為發語之端終守臣節極其事君之小心遣使于商紂以無道遇之豈有行人擯

勞之風周之文王不使以時而返綿歷歲時欲歸不能且勞於王事始之身心之勞苦漫至於父母之不相及詩凡五章四言王事三言懷歸其淹久於王朝以無闕於周家聿殷之道非文王至德何以致其臣如此哉三四不以馬言而以鵻言鵻之為禽抑西王之禽不可臆言乎方言宜亦可據訓詁以為鵻鳩言其拙不能自營其巢者而集于栩杞之上非可棲之木也詩人喻文王事周之心切矣

皇皇者華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遣使原隰前不經見人君巡狩與省耕斂皆身歷之未嘗遣使也周官之歲相問殷相聘賀慶致禮所以遣使者行於諸國不爲原隰也文武之時乃有此詩用前古所未有之典必有在也意者文王當紂之虐政民之被患甚矣正日昃不食咸和萬民之時是以有此耳使于

原隰以求民瘼諏謀度詢如左氏所載穆叔謂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則幾於鑿矣要無所不盡其情以遂首章之仁意而已首章曰皇皇者華言使臣之咨訪民之見之其光華若此駪駪征夫之衆猶有靡及之懷謂文王之遣使雖責之以其臣臣雖盡乎文王之懷常若有所不及所謂視民如傷者也使臣若有不能達其仁之意故其臣體文王之意無所不用其極其周訪至于三四而後無遺情焉以此觀之意自深長詩序所謂送之禮樂者自光華字生此義耳若駪駪征

夫無懷靡及示[illegible]有文王日昊不食之心矣止就詩詞

莫見送以禮樂之意

常棣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家室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詩意深遠切至非周公之作不可能也說詩者但以急難閱墻推之而聖人之旨往往浸微故於詩辭多所不通殆以文辭通之耳竊意詩之大旨謂閱墻急難不問大小皆一時人慾之私而天理之大者本不容間斷其不容間斷者乃其自然之天非一時事變所能易也非周公安能及此哉首章謂常棣之鄂韡韡相附者衆也與生俱生者也詩之本旨惟此而已二章謂死喪亦可畏矣惟兄弟之喪一也裒於原隰之中而求兄弟之似爲者三章脊令之在原者也與四章同旨故皆有辭

良朋之辭謂一介之士必有密友故曰每有厚於所暱
而薄於兄弟者多矣急難則猶可歎至兵戎之事則幸
其偶無爾如有戎禍則同舟遇風也以烝然來忠言之
烝蓋衆也雖衆多之友豈能為益哉若喪亂之必同非
鬩墻小隙之能閒也務之音侮鄭氏所音以已意為音
爾未必詩人之旨言外禦其非禦侮而何務於外禦其義
一也五章言喪亂既平之後於其所暱者反厚於兄弟
矣人情之暫同者非若一家自然之親也六章七章皆
以和樂言之同此和樂者妻子爾友生雖暱莫可同也

前七章若非有深旨卒章何以曰是究是圖乃知究圖於人情不及之地天屬之愛與生俱生無或少間反覆討慮歸於極至此詩之旨也由是推之兄弟不藏怒不蓄怨管蔡之逆其爲周之本支固自有存焉者周公成王不以其拔本塞原爲可外也周公謂誕鄰胥伐于厥室天倫之變周家不以是而疎於同姓大封者五十有三焉可以見周以宗強之本旨矣

伐木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

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以鳥鳴喻求友可也以伐木名詩何哉鳥猶知之物也有知而相求情之不能已也木之無知而空谷之聲必荅知如鳥聲之相友者喻人之求友天然之應不待期而

從此喻求友又切於鳥之求友也故以伐木名詩三章皆以此起義伐木之聲無成戲也有成戲猶鳥也詩人取喻可謂精矣首章詩意所主遷喬之旨無友不如己之義其言出猶青出於藍而青於藍之義孟子下喬入幽亦取友之損之義既反覆責人之求友矣乃遂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義無所起也強曰鬼神豈理之暢乎雖自友聲起義也是詩以同聲相應爲聖所聽者聲也聲之所達非形跡所能間斷情所必達者聲而己爾心之所不能掩者聲也聲發於心鬼神不能欺

在人安得而不應乎易言鶴鳴在陰以喻求賢惟我之
求友發於中心之誠和而不乖平而不險則千里之外
應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乾亦曰同
聲相應必若木之無知不以其類其應亦捷者詩人之
旨也二章謂肴酒不足以求友也兩言寧適不來安所
往而不來乎微我者以我爲微如微君之故之微既不
顧我而有咎我之意也此章專以求與友而不可得爲
言易言二簋可用享此言八簋禮之極備不容加者也
亨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同意三章伐木于阪則無

相應之聲矣無相應之聲賢雖聞不足以得友矣苟非
賢德爲善類所親則不勝其降矣惟有禮文以要結之
而巳故釃酒則有衍籩豆則有踐不以物之厚薄爲數
兄弟無遠情雖在爲德巳失矣則物常足以爲譴故有
酒可也無酒亦可也雖坎坎之鼓蹲蹲之舞皆不足以
爲求友之助待我之暇而飲此之湑其心豈果爲我友
哉由是反之則首章言求友之聲非淺之爲事也此孟
子所謂仁聲之入人深乎
天保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是詩歌詠得天而已非有關於興王之大體也言文武者必以天保爲盛詳觀是詩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以

是爲多福之本抑有大於此者乎詩人之旨甚深非夫人之所能知也易之卦惟大有爲義最大其上九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吾夫子繫易之嚴獨三言之一則曰觀象玩辭二則曰變通則久三則曰祐助信順諸卦之爻未有加於此者也又常於無妄之彖發之天命不祐行矣哉事必得於天祐而後能大非人力所能參也周自克商以來殷命未黜而有三監之變大誥謂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天下雖歸周肇造雖已久天命蓋未定也況於孔固乎迨夫黜殷之後人情未一有邦之安危

惟茲殷士之言周召皆有不敢寧于上帝之命之心想夫是詩之作其追述之詩名以天保即大易自天祐之之辭是以其福如此其隆也至於四章告于先王亦可以慰文武之靈矣惟五章以多福係於民之皆化此却是福祿之實證必若是矣而後如月常日升山之壽松栢之不凋所以為天保之定也不然則詩人虛辭夸詡而從於詑誕不可執取之域非所以為雅矣一章之旨其要在徧為爾德一語乎說詩者溺於詩序歸美之辭專以人臣贊美頌祝為義失之多矣首章言名詩之旨

明天命之定其指實事則曰俾爾多益以莫不庶此而驗天命也自古興國常富庶亡國常匱乏非天爾鬼輸頓至殷阜者天佑之也詩人以此信天命之定且固也二三章形容天命之於穆不已也四章言萬物盛多可以致孝乎鬼神也五章言多福在天下皆興於爲善此至治之極也卒章並言天命之永期於無窮序詩者謂之歸美者虛文爾豈知詩人之實理乎

采薇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

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
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
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
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
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
日戒玁狁孔棘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采薇以下三詩共一事也却有遣戍送勞之異文王既

爲西伯任國家之事大雅則言昆夷小雅則言玁狁是詩無備昆夷之辭序者以文王昆夷之患雜而歸之此詩况豐鎬不應北接玁狁若無預乎周室也又况當時所謂夷狄者雜居中國非若戰國之後有中國夷狄地勢之辨春秋以前言戎其國者上戎其國未有戎于境者也玁狁之患文王知其錯處中國爲天下憂未已也於是攘却而斥之於朔方之外使南仲城之而往戍焉爲中國除患也詩辭既有深憂矣終以我戍未定豈不曰戒程氏謂爲戒備甚著不但爲一國患而已于時

種落尚多未能盡斥之境外所戍者玁狁耳春秋之後為戎狄者多在中國宇內種落皆强往往諸國視其力之能行皆㑹此為至秦乃盡斥之是詩遣戍未嘗用師于玁狁也以若文王為西伯時玁狁之患未熾西伯以征伐為任亦不以用師為急止於守衛中國之境使不得內侵所謂一月三捷至則擊之至宣王時漸强於是有六月之伐文王時可以無伐也當時為將帥者固知其為後日患也然伐玁狁以天下為心乃居小雅昆夷之服而居大雅者為西伯與受命作周異矣征伐之功固不

可進於不戰之列也前三章皆以采薇爲辭如毛鄭之
說可也然自薇之生而柔而剛一章言歸而以歲莫爲
言二三章則憂矣此見玁狁之浸强也四章言軍容五
章言盛矣卒章言終歲之勞不足咎自悲而至於哀非人
所能知則憂國之大者也文王遣將其盡忠如此書謂
大邦畏其力與前五章皆以王事而急忘其勞忘其家
忘其飢渴可謂能體國矣卒章獨爲傷悲乃斷之曰莫
知我哀似若相反者然詩以最後之辭爲重十之七八
也此必有旨竊意服事殷者文王與十亂爾安能同於

戍卒哉殺之必喪人所同知尚能憂玁狁乎爲中國之故捍禦外患文王之心天下之心也文王雖忠於事殷豈果能以是保殷之不亡乎是以悲且哀也長城之築其首城朔方者文王實肇法也

出車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

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
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喓喓草蟲
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
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
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詩以出爲辭序以還爲辭何也謂於既還之後勞其出
師之始亦可也但詩辭無勞還之旨耳古者專用車戰
故以名詩車之方出前二章皆言于彼不得強以爲歸
也三四皆以往爲辭四所謂昔我往矣得非指舊役乎

豈不懷歸戍役之情也未可謂之還歸明矣五章程氏以爲望王師之辭信矣故有未見既見之辭由是言之則南仲之薄伐西戎似指前日之功也卒章似若期以成功之辭序詩者因薄伐西戎一語故於采薇之序合昆夷玁狁並言說詩遂演而實之詳此三四詩皆戍于境而非伐也其間所謂伐者因其來侵而伐之耳不然不應淹久如此自南仲北伐之後中國二百年無戎患至宣王北伐不百年而有犬戎蔑周之禍抑文王攘斥之功後世末之考乎

杕杜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詩之名杕杜者三其章首皆曰有杕之杜義不相遠皆謂物性之特立也是詩無勞還役之旨序詩者既以出

車爲還師遂以此詩爲還役以其辭之近似也此詩有室家思望之情皆役夫未至之辭旣未至矣何以爲此辭哉自采薇以下三詩雖作詩之人皆異然商紂在上文王以衆叛之心能使婦人女子皆以王事爲急思之不失其正而無怨懟之私心豈非文王之化與二南同風而正小雅諸詩又其化之成而一於正者乎此吾夫子所以繫之雅而以爲什之首歟

魚麗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

酒多且旨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萬物盛多固德感洽盛之所形見其本原在天保之首章曰俾爾多益以莫不庶此天眷之實詩人美之亦其所也詩雖甚簡直而事與情甚備物之蕃阜必驗之於魚魚者水中之物非人力所及詩人以物之盛多爲旨謂魚之自麗于罶者也其曰君子有酒蓋其君民上下相得於悅豫如此之盛其卒章則以物之多爲末其德嘉矣其人偕矣其時泰矣由是推之太平之象未有加

焉不以其物者末章之旨也

南陔　白華　華黍

李曰六篇皆以秦火而亡則義不可得而知而毛氏於六篇則曰有其義而亡其辭皆是意度之耳鄭漁仲曰詩多以首二字或篇中二字或一字以爲題如螽斯樛木皆即物而命或賦或喻故一篇之義全屬不在焉但說篇中一兩字耳此六章有題無詩作序者但著兩字便率意作序

南有嘉魚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南有嘉魚
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南有樛木甘瓠纍之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
嘉賓式燕又思

是詩言南下詩亦以南言與二南同義且豐鎬之去江
南遠矣就使西北所統之地亦不應指江漢之閒以言
得賢其求賢捨近而與遠強爲之説抑豈不通但不應
取義如此之遠豈自豐鎬至江漢皆不可以賢言哉南
言化自北而南者子夏之辭爾文王之詩以得賢與周

必待江漢之賢而後興乎竊意文王之詩多以南者天
受命作周之後詩人以其南面而聽天下故多以南取
義如嘉魚臺萊皆自豐鎬所都之南爲言非合天下之
大而有取於江漢之南也二雅二南皆文王道化既成
之詩其辭皆樂易簡大粹然王道之大凡詩辭皆鼓舞
歡樂之事與他詩異矣雅者正也王政所興也小雅之
別其義少異於大雅爾吾且夫子所以別詩之義非子夏
之徒所得而與也三章之樛木即周南詩旨四章翩翩
者鵻即葛覃黄鳥于飛集于灌木之旨氣類之感非所

致而致焉此所以見聖德所感召也歟是詩專以嘉爲言魚之言嘉者以其賓之嘉德也文王以聖造之主大如十亂必有異於人者觀是詩自嘉之外無他美焉其義惟雅言焉他經所不及也吉士吉人蓋亦近之嘉固非吉之所可並也似若淵懿睿聖之謂乎不然無以當詩人之詠歌也矣

南山有臺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

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
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
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
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是詩謂賢才衆多者每章之首辭也詩人之旨不專在
此詩凡五章言樂只君子者十每章再言之不少異也
說詩者溺於序詩之辭謂其爲邦家立太平之基則不
容不以樂只君子爲賢者之事若謂指賢者亦可萬壽
無疆可謂之賢者乎縱使不以爲嫌保艾爾後曷爲又

指賢者後亂乎此溺於序而不思爾凡言樂只君子多
指文王名詩以南山有臺臺草也亦可以備風雨猶大
雅棫樸之旨自其草而至於木皆爲有用之物此喻才
之大小皆有益於時每章二辭足以喻其多才矣自此
之外皆文王也前二章邦家之基光矣二曰民之父母
四五曰壽其再言也又曰萬壽而進於德音又進於啓
佐後人謂王業之永久也詠文王之意多於得賢者遠
矣

由庚　崇丘　由儀

詩序謂得由其道故東晳遂以庚爲道古未有庚訓道之例以易言之先庚後庚則庚爲更以時言之庚在西南坤之方也其猶七月乎周公以七月名詩此詩以庚名不可強異之也得非物至此而更月令中央土而後爲秋或者西成之方萬物更始之時乎六亡詩東萊以孔氏考之則毛公降由庚崇丘下從由儀爾據六月之序則由庚宜在南有嘉魚之前次於華黍而崇丘在南山有臺前而後由儀次之孔氏謂由庚與崇丘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下從其類竊意詩之次本自如六月

之序豈詩之次本於詩序迨詩之既亡毛公乃比而合
言之耳

蓼蕭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
有譽處兮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
不爽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
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
忡忡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是詩以蕭為喻蕭野草也何地無之蓼言其茂詩人之

旨在零露一辭故四章同辭自湑至濃露漫渥也露必

夜零天地之澤惟露惟均無物不被無物不均凡詩言

未見而後言旣見惟秦風晨風止言旣見此獨不言未

見則其爲諸侯朝正於王之燕也已不但湛露之燕也

故詩旨視湛露爲不遠豈若漢之大酺乎

湛露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

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

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是詩天子所以待諸侯也以燕爲重尊天子也但有不
可曉者君之燕其臣以禮接也厭厭夜飲不醉無歸豈
庶用之猶爲非宜况於名分尊卑之際乎臣卜其晝未
卜其夜是若訓詁所引亦是當理是安可論乎又可謂之
成於同姓乎如謂詩人詠歌之辭非實有是事亦非可
以爲訓也况曰雅乎露以夜零君道在剛故以日爲喻
夜陰氣也陰氣凝而爲露喻天下以權制者陽也以恩
浹者夜之露也飲之托於夜者以露起義也首章期之
以醉以燕而盡其情酒以行禮故期之以醉自此以下

不以醉言矣在宗廟成此禮其謹於禮可知湛湛露
則其沾潤浸矣所以興君之澤恩如此其深也湛露在
露之深故能如此既霑既足故必朝日之升而後晞喻
吾君之臨其上君以傷爲從而禮不可瀆也二章所謂
在宗載考者同姓之親乃成其禮則庶姓之不咸可知
也前二章待諸侯者以情必責於浹洽故以夜飲言後
二章言莫不著君臣因燕賜而益尊敬莫有不謹者也
三章以令德言德將無醉也卒章以令儀終之則終始
乎禮儀可知其旨似若琴瑟張不知之意桐椅皆實矣

有和樂之質而非所以為用也詩已見矣椅桐所以伐琴瑟也不言琴瑟而言椅桐者琴瑟之質天地之正性也故以實為言其實在成禮不在並樂也

彤弓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鍾鼓既設一朝饗之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鍾鼓既設一朝右之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鍾鼓既設一朝醻之

藏之載之櫜之在先者人君重其自有而後所至重也

中心貺之喜之好之者中心甚愛其人也饗食之右之而後醻之者始錫也其不輕於所賜如此右之若右序有周之右非列之諸侯之上其可命之以征伐之事乎自其受而藏之之初積而至於醻之之盛其儀典而後錫焉則所重逾於弓矢多矣

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是詩未見所謂育材也以義喻人才何哉育之於不食之地何以謂之育乎詳味詩辭但若喻人材衆多皆願立於王朝周王能大受之無一弃遺卒章人才用於上如舟之在水如大魚縱巨壑無一不足人才既多周又並用之其用之也又各得其所故四章皆言既見君子一時感會之盛而已無他義也六月序言無禮儀亦與樂育不相涉皆不得其說故耳

六月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

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
旣成我服我服旣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
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
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
涇陽織文鳥章白斾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旣安
如輊如軒四牡旣佶旣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
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飲御諸友炰鱉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是詩之序備言四夷交侵中國廢亂考之宣王之前蓋

未至此也厲王出奔之後共和之政去前世未大相遠
變亂之殺在幽王之後平王東遷始降於國風前此王
政尚行於天下特服從不逮昔者爾若玁狁再侵吉甫
伐之蠻荆爲讎方叔克之本未爲天下大患中國盡未
微也是以宣王中興之易若宣王之後幽王喪亂始不
爲中國如序詩者之言矣故朱氏亦疑之謂人亡政息
雖鍾鼓管絃之聲未廢其實不舉此失於信詩序之過
強爲之辭爾學者但詳考宣王以前之事則知詩序之
妄矣自夏出師犯古人之明戒宣王初政善意方新決

不至此直以玁狁之侵日急勢亦方熾爲中國之憂故
命尹吉甫驅而出之爾侵鎬謂地名之適同善矣方若
朔方之方向者文王嘗以玁狁之患而城朔方詩曰天
子命我城彼朔方其上章亦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亦
專以方之一字爲辭則鎬及方方爲朔方明矣知方爲
朔方之方則鎬固近於方信非西土之鎬也首章明出
師之不獲巳不容少緩王國中國也二章言天子則顧
憂在君心矣成軍於內而後出見師律之嚴焉三章以
武功言中國爲之安定人巳信其有功四章以戎之侵

與師之出對言見捍禦之盛也五章言斥地之廣至于之辭極其所至以為吉甫之功言萬邦則夷夏皆在焉卒章見君臣持勝之道以吉甫之功如此詩人不過於辭王朝不過於賞將無矜伐之心人無佳兵之意燕錫均於朋友寵章止於酒肴以孝友為尊以中朝為有賢不以一時功力加於百世名義之上視君臣動色相慶等土疇功者何翅萬萬哉此所以見聖賢盛際

采芑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

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
鉤膺鞗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
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
朱芾斯皇有瑲葱珩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
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
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蠢爾蠻荊大邦為讎方叔
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
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此詩首末尊言方叔車甲之盛上不及宣王下不及同

列以方叔元老之辭推之其幾於師尚父乎方叔壯猷專任軍事耶詩名采芑若是喻方叔選士之精毛氏所謂新美軍事者乎三代寓兵於農此時疑有存者選擇而取之所謂采也首章車從之盛二章將帥之重三章師律之嚴陳師鞠旅固未戰之事也四章則言有事于蠻荊者也且造釁者蠻荊而克伐者玁狁鄭氏謂方叔先與吉甫同伐玁狁今特伐蠻荊此以詩之辭爲說而未必然似若玁狁與蠻荊相挻而動玁狁世爲周患比方之強也伐玁狁則荊人自服矣或者方叔嘗蠻荊吉

甫當玁狁吉甫奏功方叔全師耶玁狁在北荊在南地不相比二詩不相涉故采芑言出師之盛而不言功邊有振旅之辭六月言薄伐奏功而不及蠻荊事雖異而所以服戎狄者固相關也比而參之則一時事迹自見也以維糜維芑言之則芑蓋禾屬也未敢謂四月非禾熟之時但整車馬而出而從容於采穫則事勢非宜爾以出師爲名而以禾黍名詩亦非類謂之苦焉則似矣兵車無所食采野菜而食之則可也

車攻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嚻嚻建旐設旄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宣王功業不終是詩亦可見其漸矣一時未以宣王爲可刺故多美之辭自古會諸侯皆以禮其察諸侯以治未有以田獵也以田獵示諸侯如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決拾既同助我舉柴古無此比也其近似者成王岐陽之蒐耳此事於經無見焉周召在位未必有也羣辟承德矣文王之於其國不敢遊田以供庶邦孟子謂省耕省斂豈有田獵選車徒之事如齊威晉文之爲也後世但見詩辭多夸詩序多美以其時推之共和以後王室已過於弱宣王中興而有攘狄蠻荆之梗兵固不可不強遂合諸侯以蒐田爲名而選取其尤以壯京邑詩人歌之者此也古者多以車戰詩辭詩名之所重也敖亦近於京洛豈有復古止在田狩哉敖謂爲敖鄗之敖固

為有據安知豐鎬閒自有敖地乎吉日詩言洛李氏謂周官雍州其浸洛汭非豫之洛也其詩又謂漆沮之從信其為豐鎬之地二詩並列其事同其時同序特見其有敖地遂謂為東都爾吾夫子刪詩之旨蓋自是而見宣王不終之漸其十篇為什者毛氏所列恐非吾夫子之舊也詳是詩亦有鴻鴈誇美驕矜之意殆其失德已著詩人乃顯剌之于時蓋未虞其至此也若宣王因田獵選車徒於鎬京行之何所不可會諸侯用之則不敢以為然也豈其所謂變小雅歟

吉日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群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詩之言田獵者皆刺也宣王詩獨以爲美歟是詩曰天子之所曰以燕天子竊意與車攻同時而諸侯亦在焉成康之世可謂盛矣而田狩不書宣王僅能中興而田

乃如此見歌者兩詩爲譏刺不可也使諸臣效力於禽以遂人主田狩之樂三代之賢主有是哉李援周官雍州其浸洛汭甚善且其詩曰漆沮之從按禹貢渭水東至于灃又東過漆沮其爲灃鎬之水甚明若使自灃鎬遠狩于洛則愈不可言也

詩說卷第七

詩說卷第八

信安劉克學

小雅

鴻鴈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鴻鴈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詩序可謂極其美矣使其誠若是則宣王可謂有盛德於斯民按宣王承共和之後厲王止出奔吕宮室蓋猶舊

也似不若平王之初何以有萬民離散之說當時玁狁
蠻荊未至於擾亂中國也殆是序詩者習見平王以後
之禍亂遂謂宣王之時已若此則誤矣天下諸侯雖不
率服如前日而禍未及民共和之政未改周之治世也
使若平王之初而有還定安集之事則宜矣按詩之辭
似是宣王興宮室爾非勞其民之辭也雖曰爰及矜人
哀此鰥寡亦非曰得其所也謂之因力役而鰥寡尤可
哀何不可之有卒章曰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則當時固
有宣驕之語矣若止爲勞其民人何宣驕之可言詩序

惑亂其旨遂使詩人之旨不暢故歐公以之子為使臣於辭若通要非本旨也詩辭本非有所刺也于時宣王不克終之失未彰詩人以其初政之善未謂其後怠之放也殆不可謂如初者也若靈臺不日成之之詠於其有靈德耳雖則劬勞其究安宅之辭殆是強為之解釋以文其過爾此亦辭之窮乎鴻鴈者隨陽之鳥以寒暑徙其居也其集常在水澤曠野之中以似若宣王於野澤之中大有興作若楚作章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宣王興宮室驅其民以自隨故以鴻鴈為興言不得安居與

詩序正相反故首章曰劬勞于野非京邑明矣爰及二
字蓋明其眾心也以興營室之故使之遷焉以中澤之
地于此而築垣墻至於百堵皆作其鰥寡者爲可哀也
興哀鳴嗸嗸相應迨是遷其民於曠野水澤之中使之
勤勞故三章皆以爲言二章所謂安宅尚有徇其君以
遑他日之安者肅肅言其眾也二章既集矣三章乃至
於哀鳴嗸嗸非民情可知以初政之善未忍顯斥其過
雖以宣驕爲愚亦爲君隱之意至其末年失德既彰公
以爲刺矣此詩與沔水同旨說言其興固可見斯于樂

室百堵之事也詩人雖強為君飾其非驕抑亦示其君以怨咨之情矣

庭燎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此詩但有箴規無所美也始之過激者其終常易怠唐明皇之焚珠錦於前殿當時已憂其不克終矣以朝覲之初而有夜未央之詞以理推之宜不至此詩人欲

刺其晏朝之漸爲此辭爾俄而夜未艾則已晚矣終然而夜鄉晨宜宣后之謂愆也始聞其聲終見其形此則詩之常法爾

沔水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是詩有深旨未易可知也序詩者亦漫曰規宣王爾其

何以爲規乎且飛隼與沔水豈相近哉何得取而並言
詩凡三章其兩章以沔水爲言其一章則去沔水專以
隼言冝其旨之難知也詩之憂亂甚切故其旨甚微且
沔水者漾水也漾水行乎地之下禹貢曰嶓冢導漾東
流于漢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漢
之入江在今漢陽軍也彭蠡在今江州南康軍相去八
百里越廬山之阜而後出而爲湖湖在江之南既入江
若並流入海亦勢也又越江而北始與江並流以入海
行乎地中未有如此也四瀆本以水之獨至于海而名

之耳禹貢之書濟水曰溢爲滎曰出于陶丘北亦行地
下也惟孟子黜濟於瀆而曰江河淮漢是也漢水之獨
入海禹貢書之尤著此詩人之旨也如謂不然強以此
言似可信也其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禹貢曰江漢朝
宗混而一之也此詩獨曰沔水自朝宗則其旨著矣正
自漢陽入江無朝宗之跡故也當時諸侯朝覲之文不
著於世如沔水之朝宗矣猶有知周未盡泯滅也故
以沔爲喻其閒固有敢於問鼎者得非如隼之將擊乎
此詩人所憂也幽王犬戎之禍申侯實召之雖見於數

年後當時已有此幾矣使朝覲之儀如江漢之浩浩湯湯狡焉者不得而東此惡也隼者搏擊之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故首章飛而且止二章飛而且揚作其搏擊之勢矣言將起而取之也首章曰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者言不以危亂爲懼誰無父母能不思所以圖全乎二章繼此念字謂念之深者又起又行以心之甚憂不能弭忘如韓退之詩所謂繞壁行彷徨是也詩旨可謂明矣卒章則罪其君之不可救藥者也訛言者非但爲僞言君有驚訛爲禍亂之譖者乃不以爲懲

戒反以我之所友善者皆能敬畏而人自讒毀之耳此
喪禍之所必至無復警悟矣觀此詩則宣王之末杜伯
射之于鄗者雖非經見庸有此理
此詩之辭多窒雖曰難明辭義不應相遠如此似若
宣王之多生慝諸侯多携貳儳以杜伯之事推之則
詩辭皆通首章已以念亂為言誰無父母不保其家
也念彼不蹟諸侯有不朝者得非有干紀之兆乎卒
章率彼中陵言隼將下而擊取矣民有訛言而玩之
也我友敬矣指首章所言邦人諸友也王又將用讒

而聞甚我矣若王失德滋甚後世不知爾

鶴鳴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它山之石可以爲錯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是詩所謂求賢者則亦幾矣詩之每章凡四事若不比从各是一義大抵皆以興賢者之出處耳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鶴之似賢固也臯

澤也鳴於皐而聞于野終又聞于天遠聞也此言賢者之與邑聞者也魚潛在淵者而或在于渚二章魚在渚者反潛在淵矣賢者之旣見而復隱潛則不爲我用矣此二章若易知也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兩章同辭追有所指鄭氏以爲喻小人亦幾矣擇與穀亦類所指謂何殆未可知竊疑檀者材木也若謂園之可樂而有樹藝之檀檀任重之材也可以爲車輻園有樹檀見其能任重者也每章三物鶴言其聲魚取其潛檀取其材皆以喻賢非可強以他義爲訓也故樹檀於園爲可樂必矣乃

有妨賢害能者焉樹之將以為用也其下乃有蘀落之物有惡木之穀豈其類乎非其類則傷之者至焉故攻而治之者詩人皆以爲它山之石石之磨礪而金愈利石之琢削而玉愈美君是則鶴魚檀之喻未足以盡賢者之美如金如玉小人愈害之而愈光明俊偉矣

## 祈父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詳此詩宣王末年若有犇播之禍者不但於姜戎之敗及太子晉之言禍未弭者焉但傳記不書莫可知爾此詩之有可見者以司馬所掌當使王室尊安守在四夷可也乃曰胡轉予于恤三章同辭則一詩之大旨也上句言周衛之職何乃轉我於憂恤之中至於無止居二章無底止奔播未定之辭也卒章似若奔播之亂饔之責屬之母乎母之尸饔在軍士及民庶者常事也何以責其所聞之不聰母之尸饔似若不爲臣民發此語也

白駒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此詩殆楚詞招隱之意白駒況其精潔也以縶維之辭求之則所乘之馬矣以皎皎白駒在彼空谷之辭求之豈乘白馬而往空谷乎抑賢者之隱而以空谷言耶焉

則乘而出者也姑以是言其人耶皆可也味詩人之旨似若白駒過隙之意後之言曰影穿屋謂之白駒白駒在空谷若曰影穿林木凋然如落月滿屋梁者也前二章則指其乘馬也生芻其猶召南野有死麕白茅純束之意徐孺子之所取乎如以為賢者所尊及馬之所食義味自短耳卒章毋金玉爾音欲其未忘斯世也遐心猶甘盤遯于荒野鮮暨厥終罔顯之意

## 黄鳥

黄鳥黄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

言歸復我邦族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
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
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大學言知止雖不援此詩為言其名同則其義同此詩
謂此邦之不可處者亦知止之義也語黃鳥以無啄無
集則鳥之不如人也我之所處汝毋以為安也我將去
之者也此邦之人似若甚其風俗之薄又非止謂危邪
亂邦之比也粱粟黍皆以我言猶父兄族之為己親也
宣王失德未幾而俗已不善如此文武幽厲之與民之

好惡善惡相反之速耶

我行其野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斯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是詩爲昏姻之不終易知也但詩人之旨難盡通耳合而求之其貲誼所謂家貧子壯則出贅者乎故曰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宿者也贅而不見厚則歸其家者也

但詩名以我行其野爲辭是昏姻非媒妁之言矣詩名非可略者也行於野而有所求苟合者也宜其無終焉後世之俗周衰已有之但卒章文與前二章異不思舊姻則固已有室矣又他求之焉其管氏三歸之類乎曾論引誠不以富亦與此異不以是爲義也富非多財之謂舍舊圖新意不在兼有也祇欲異於其舊爾風俗之變乃至是乎

斯干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

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
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
攸芋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下莞
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
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
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
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
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是詩記宫室之盛蓋宣王承厲王出奔之後共和之年天
下未有變亂也就使文武成康之舊已有圯壞宣王中
興整其故宫曷爲宫於築室百堵西南其户哉以詩辭
求之首章秩秩之干幽幽之山併及松竹之盛似於山
川之勝大營宫室乎詩人於詠歌之中致其諷焉子虛
上林猶能用此法況詩人乎續妣祖好兄弟詩人忠愛
之辭作室不及宗廟何后稷姜嫄之可言妣祖止當以
近世言非詩義所起也宣王雖曰中興時猶多積諸侯
雖已會同六服承德似未及昔者之盛以宫室寄牧羣

於歌詠安知其非刺乎詩人以一時所見言之非若後世合始終而槩其大體之欲成其美也

無羊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詩人例多反辭如無競維人其言其競也無羊其言其畜之富也牲之用牛羊甚高其富哉其二章曰爾牲則具視首章三百九十之數不可謂非刺也大學言伐冰之家不畜牛羊鄭氏謂卿大夫之家賓祭用冰則卿大夫非所宜畜矣況爲天下主乎禮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詩人歌詠天子而夸牛羊之多豈宣王之所用心於此乎何所詠之卑也序以詩有畢來既升之辭謂之考牧似君詩人之旨刺其用心於畜牧者乎異哉天子之用心也

節南山　小雅

魯桓公十五年家父來求車距幽王之卒七十有五年古人之字或累世同之雲漢序仍叔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仍氏或亦世字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是詩所刺專言尹氏之兆亂也當時去厲王監謗之事未遠詩辭曰何用不監似言何不監謗也其上文又曰憂心如惔不敢戲談是專國者以威脅下人不敢議國

事非指監誘而何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幽王在位僅十有一年而犬戎之禍起文武成康之業蕩然無復存者以周家之盛豈應壞亂如此之亟觀此詩及正月多言民之訛言十月之交曰讒口囂囂則民言之無嘉甚矣竊疑宣王失德當時已有禍變之兆沔水之卒章亦曰民之訛言又曰讒言其興是宣王之末年已有訛言之可畏君臣之玩忽不畏者久矣至幽之

世宜其滋甚也中庸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著龜動乎四體特以在位者貪鄙不復憂懼而禍亂遂至於不可解豈一朝夕哉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周末有戎禍豈能預知其禍之至此哉自宣王末年人心固已危之矣訛言屢興必有不忍聞者一時君臣恃周室之強不虞其一變而遂滅也玩而忽之詩人豈過於憂者逆知其勢必至於大敗然壞若燭照數計是以

憂之深言之切以爲蕃盛之區必至於殘滅爲禾黍荆棘之場矣故有空我師之言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此章明秉國者致亂之實也以弗躬弗親爲責幽王委國政於人可也謂秉國者亦不自以身歷而轉授之小人亦可也庶民弗信當時之人固知其妄矣弗問者自專其國也弗任者自疎其賢也託以詢謀於君子以欺世者不但後世有此情狀也詩人憂之切勸以平夷其

心廢退其人毋以小人一至於自陷於危殆也其原起於妃所親愛而尊寵之反誣人聽以爲詭譎於君子者也此固後世專國者之常態乎察其情之深故疾之之辭切也膴仕姻婭顯植私黨也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傭之爲義雖莫知其的要是天意之所不予而已爲之訓至者多矣特闋之訓息未知其說也若以歇一闋者之亦幾於息者也詩人謂亂匪降自天惟人所召爲天

雖不我于人之為不善如有至極則人心之怨怒亦少息矣人之為不善如少平夷則人之惡怒亦遠去之矣言人之情易反則天意可回也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詩人逆知犬戎之禍必大壞周室故其辭多言亂未形之時而曰亂靡有定知其勢之必然也以月之生為辭月陰氣也生魄也如生明一日之度而頓異於昨者月之生也卿士惟月者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四牡項領但是形容馬之強可以馳騁而四方蹙蹙不可以騁自厲王出奔止是諸侯有異心耳夷狄未猖獗也宣王之初雖能伐玁狁威蠻荆而千畝之戰王師敗績姜戎遂莫御謂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雖項領之馬舉四方無可往之所矣蹙猶日蹙國百里之蹙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此章言同惡相濟之情惡念之方新也若將相助其矛戟焉故曰相爾矛爾惡皆濟其惡也夷懌皆解既言言其

旋相親睦言小人之情可謂得其要矣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家父哀救禍亂灼知其終之波蕩以尹氏無可告語而歸之於天天方降禍惟有王心可以反而歸之於治爾且誦曰訩皆以怨激之切也萬邦之生死繫矣惟幽王化一心之微可以全而活之耳

正月

是詩之難知非獨今世也自家語中說已若言之未明

但見憂禍亂而不言其所以憂也故旨趣多不貫通精加詳審然後知其爲平王與攜王之時國人憂之而作是詩也以是求之則辭旨皆通蓋以第八章證之前三章詩人且自託以言其憂之情未遽及事也于時平王宜臼將挾申甫以逐攜王攜王獨立無助詩人專以己之惸獨以言攜王伯服之獨立也懼禍之及故多隱辭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此詩之首章所憂在訛言耳霜爲陰之始凝夏之四月純陽之月陰已盡者也陰當已盡之時始凝而爲霜相反甚矣訛言孔將必有駭人聞聽者聞聽旣駭我獨憂之可謂小心也已癙憂若憂在内痒證在外者也心之所憂至於證發於外者也京癙二字雖莫明其的以意逆志大約如此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此章以我生不辰爲言詩人逆見禍亂之極有不可勝

言者至於怨其生之辰將有不得其死者焉古無莠言之說豈惡莠亂苗之義惑亂是非似是而非故曰莠言出自口之辭若無根柢來歷之義止自口中撰成其可憂愈甚憂之大過人反得而侮之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猶兎爰之詩曰我生之初我生之後同義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憂時之切賢者之心也以憂時爲心而以祿仕爲言似恐未然詩人之旨不若是鄙也此蓋詩人以民庶而憂

國念我無祿猶朝不坐燕不與之意不但以無祿於時
爲可免也將并及之矣于何從祿似不與上祿字相涉
止是無所託生爾將如烏之止誰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
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中林林木之大者可以爲棟梁之材者也顧乃爲薪蒸
乎殆指褒王已致天位而不自建立者也人心方以爲
危殆而王尚夢夢然罔所聞知自大戎蔑周之後既能
有定無人不可爲也彼上天之心豈有所憎惡乎言此

者僭其乎位者爾故曰伊誰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

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山以高爲義不應言卑也山以卑言謂至高而卑矣喻

宗周之蔑也卑而至於爲岡陵固已陵夷矣尚不知所

以圖之乎至於訛言之興猶未信其然召故老而以占

夢訊之其無所知識亦甚矣烏之雌雄非可知也物

之至微者莫能辨也甚猶乎王之無知不能圖存亡之幾

也聖之爲德豈在烏之雌雄就使知之何爲也哉詩訖

物之微言其無知耳言占夢所知之末世國勢至此而不知懲乃欲以占夢求之哉具曰予聖似指實事嘗當時皇父爲卿士作都于向十月之交謂皇父孔聖者乎故詩人以爲辭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跼天蹐地若無所容陸士衡之言也孫權數曹操之罪曰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械其此之謂乎恐平王遷洛之始攜王嗣立之初王室方弱國勢未定未能用此苛

政也若詩人形容携平之變天崩地裂之辭如此爾維號斯言指民之訛言也訛言須洞號動人聽故曰斯言有所指也其言非無根也有倫如中庸毛猶有倫之倫有脊如有骨也皆可見實也人之視已如見肺肝何爲如虺蜴之含毒螫而欲齧而取之哉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此章之義最隱諸家皆以用賢爲義恐未必然當此時未暇及用賢也訛言方興禍亂之機已形群姦盤踞尚

可以用賢爲說乎王仲淹與門人誦此詩亦以朝廷有召子議矣其未知詩人之旨均也似若指携王之孤立也阪田之中有特立之苗喻携王明矣天之命携王者如不能立也彼求我則彼指平王也求所以攻之者未得其說也故以彼爲辭仇多訓匹自犬戎之變諸侯之立携王者亦不能出力以衛上也以是求之庶若能貫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以詩辭觀之似未有此禍而億料之辭也以周家之盛

如此國人敢以奇禍預歸之於天子之后乎此詩爲攜平之詩明矣止由先後之次不序十月之交始言豔妻煽方處故說者不容以爲宗周之既滅也詩之次不可攷當以詩之辭爲信憂心如結者憂未破也平王方有篡之謀訛言已有篡之證故也今茲之正指攜王之正也幽王遇禍褒姒見虜諸侯以攜王世子而尊立之平王猶在申也故曰今茲之正胡然而危厲如此乎如燎之始然又將滅之者也謂平王之必篡也詩人以前此犬戎之禍褒姒之滅周如此其易矣今禍亂又將再及天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
助予
古之車制雖不可知左傳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則輔車
不共為一物非但如孔氏之說而已輸爾載與後章之
辭相近如謂已輸送其所載則後章不輸爾載辭亦窒
矣輸若覆車者也車既覆而求助乎終其永懷承上章
烕周之禍不可去心也陰雨與迨天未陰雨同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
不意

此章似戒宜臼者也謂前日褒姒之禍覆車可鑒所載
者不勝其可憂爾不可棄爾輔車相依之助而忽至險
之憂言犬戎滅周事變未定其憂方大毋以位爲樂當
憂不能勝之任以濟其險乃曾不及是而自狃其勢乎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潜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
之爲虐
魚之在沼異於縱大壑矣苟活者也于時喪亂方殺携
王僅託足於殘破之墟由此言之魚沼之辭見矣潜雖
伏矣因沼魚而衍此辭也指平王之情人所具知不可

隱也是以慘慘其憂也念國之為虐似非謂虐政政所以虐民非以虐國也今又慕獲王虐國矣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此章之旨在彼我二辭非可混而一之也言宜曰以肴酒私其姻黨以相洽比顧獲王之獨亡故曰念我獨兮甚憂愈甚也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卒章復以彼此明之彼指平王言其咎也恃申國以自比召犬戎以覆國今又將募攜王而代之位所以為屋著亦微矣所以為穀者亦可知故以佌佌蔌蔌為言民今無祿似若有所指椓而害之者矣天夭末巳富人似與前章協此同義其所邀結者衆矣詩人哀伯服之無援也矣是詩末兩章斷句皆以獨為言其旨可見

十月之交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名詩以十月之交交會之度也詩人豈有美辭哉其日爲朔而曰朔月者日之食在此月朔也按唐傳仁均傳曰經書日蝕毛詩爲先十月辛卯朔蝕辛卯臣推得周幽王六年辛卯朔蝕書胤征書日食在夏仲康之世則先於詩六七百年矣此詩月以微言不以食與不食爲災此日而微則畏天變在日矣春秋不書月食而書日食作此詩者其亦知吾先聖之旨乎三代聖賢以道德教民其正理公於人心素矣詩人必其士之秀出者焉以正月之旨言之蓋刺褒姒而此詩非刺幽王明甚

但先後失次耳竊意二詩皆以月名正月為四月之卦
乾也十月之卦坤也聖人於易用進陽退陰之法坤卦
嫌於無陽而稱龍聖人編詩豈容以坤月加於乾哉其
名詩適以月為義序詩安得不以其取義者為先後乎
其詩辭各自著其事不可得而紊其序詩之次以正月
爲先者聖人經世之大法也又況二章以後皆稱皇父
之力役幷國之大務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
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以不用其行爲常行之度曆家之說儒者冀之自不爲嫌但於他月皆可用此訓也詩人獨於此詩此月爲言者必有定理不在他月者焉十月坤卦一陽將生於下而爲復復天地之心也生生天地之大德造化之所流行也方嫌於無陽而陰之剥剥者方盡陰又尅之使其流行者不得而用矣食者尊所謂亦孔之醜者義正在此故於二章明言之也月以陰而薄食者其常也此以陽之既盡而又食焉其將無陽乎在人如之何而不亟爲善也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詩之次三章始言雷電山川之變而以日食爲詩之名則莫大於日月之告凶矣昔者天以雷電彰周公之德乃致泰和之治君臣之德不同故變小而福大今以日食爲大變而雷電爲小異矣詩人哀七子之專敢久國不知懼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太任以九人興周褒姒以七子滅周皆一婦人之力也

經之序列其父者極寡此詩列七子之職任而以褒姒

統之其曰方處則犬戎之禍未形也夫以七子之煽禍

詩人乃顯以為言而不忌抑若唐處士張祜作詩附把

寧王玉笛吹才詩聞于上貴妃出宮下髮著乎故杜甫

有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之句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

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此繼四章指此皇父謂作都邑也自古姦人亡人國家

類自處以聖知非與兵征伐則大起力役又甚下則起大獄以刼制言者不如是則其寵不固其國不麼凡若此者禍亂可計日而待也非遷都何以曰不即我謀以下章言之則私邑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以此章言之皇父之專恣亦甚矣蓋不知有天子也擇三有事豈以私邑而擇王朝之卿乎又言擇有車馬以居徂向殆其私邑與季氏之於費同也豈王朝之故老亦

御其意而往居之耶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此章言四方有羨則我里為居里甚明何所據以里為病哉此詩自三章以後大抵以力役之勞為怨非天下之大計也勞逸不均而怨出於正以每章八句言之則不敢傚友之自逸為一句明矣

雨無正

名詩之義邈無端倪求之詩辭略不近似序既爲曲說以惑之儒者尊信不敢少異其有見者遂以韓詩強言之或增字或增句其疑益滋又有以正字聯序爲義以次二章正大夫爲證皆莫可信也就其所傳者言之亦自有可通之理蓋幽平之變小雅多以天況王故皆怨天之辭如旻天疾威其詩名曰小旻明明上天其詩名曰小明天其可以小言哉天猶以小言則雨之以無正言之可矣甚言天道之羞也考之當時幽王驪山之禍

携王自立於殘破之餘諸侯未嘗王之也平王挾申甫之助蔡携而立自禍變以來靡所定止諸詩並作是詩專言靡所止戾則靡所臻曰予未有室家皆與杞國之憂同義宗周旣殘洛邑雖遷而未知所終民無常主人情皇皇萬民之天未知所戴其託雨以言其無正也可矣正月之詩曰今茲之正胡然厲矣十月之交四國無政不用其良皆名此詩之義也鄭氏以此詩爲厲王之世詩辭宗周旣滅止謂之奔弃㒷可乎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

弗圖舍彼有罪旣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文王之詩曰駿命不易亦以駿言天也不駿其德正與
駿命相反觀此章旻天疾威弗慮弗圖其以天言乎王
甚著下章言宗周旣滅此不得爲幽王也謂之追刺亦
可孔氏謂旻天上有昊天此言昊天則亦幽王也
周宗旣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
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
詩辭謂宗周旣滅王氏乃以爲有滅之形夫以文武成
康之澤歷春秋戰國叛離之變人心猶不忍去周安有

周末有變詩人乃謂王室之已滅哉雖秦隋之亂莫敢
頌爲此言也犬戎之禍發於不虞之際前此詩人憂國
之辭何所不至尚可以戲滅之言加之天王之尊哉又
有可證者其曰靡所止戾曰雖居曰莫肯夙夜不宿衛
也莫肯朝夕不勤王也庶曰式臧猶庶幾改遷善也
如強以爲未有戎禍辭義皆窒說詩者見平王之詩纍
雖列於王風矣遂槩以爲幽厲曾不思犬戎滅周後事
變方殷大小雅諸詩記一時事變可悉以爲幽厲乎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

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此章曰如何曰胡皆罹禍亂之變而甚其不悟也吁昊天而告之以辟言不信其以天為君可見矣以天為君則詩名以雨指王益可見當時國勢未定故曰靡不畏于天乃指天為言也辟言者所謂法語之言何也得非其悖亂綱常乎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荅譖言則退

此章謂王昵近習而踈君子也戎飢指禍變大戎之禍

既成而未退適饑饉禍之成而不遂其性暬御王所狎習而亦瘁矣變亂若是可以警悟而愈甚焉凡為君子者未嘗訊之盡其情惟於小人聽其言如響之答其所譖者屏而退之矣以易之不能退不能遂為訓可謂至切特恐詩旨不完爾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哀哉不能言非不能言也非舌之不能出也出諸口則躬受其禍矣其能言者非果能言也其能言者僅可而

已非有崇論竑議也但能巧發奇中以取嬖倖是以其
身常處休也此以正理明能言不能言之異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
及朋友
詩人之辭將畢始發明次五章之能言不能言之旨故
有兩云字所云者似若甚淺恐必有所指要是王之私
黨與不可使者必有干犯名義之大者而王罪之必也
云可使者必有悖于名義者矣兩以畏我朋友也下章
曰無言不疾是也設此二端以著乎王之大罪如以爲

幽厲則宗周之滅未滅不可紊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鄭氏以爲厲王者其以此章謂出居于彘若天王出居于鄭者乎審如是視宗周旣滅遠甚誰從作爾室之辭微之也指平王宜臼之居于申土得罪父母僅託足於申爾其辭甚稱昔爾出居今不然矣顧可謂之彘乎謂爾遷于王都指成周之王城也曰予未有室家豐鎬宮室殘破之矣鼠思泣血痛之甚矣痛犬戎禍變之慘也

小旻

名詩之義何所指乎召旻發語之辭與此詩同而兩無正之首章亦有此辭爾雅謂秋曰旻天以兩無正之兩言浩浩昊天以別於旻天則爾雅之義亦不可略詩無小旻之辭而名詩加之以小故說者謂別於大雅且天之爲道似不應以小言詩以天喻君多矣幽王以後固宜以小言也以變大小雅合而推之是詩似在宗周既滅之後將遷洛邑之時謀議未定故六章之辭皆咎其謀猷之失有不容言者焉成周之法有詢國遷之文自

商家盤庚之遷都登進其民而共議之平王既篡攜王而宗廟宮室已滅於犬戎矣悵悵然無所底止論議不一小人執國柄萬姓嗸嗸無所屬心在位之賢既不得去又不得盡言是詩所以反覆致意焉小雅名詩多以小言者微周之故也亦見當時禍亂之殺非有文獻老成以繫服於人周之君臣亦不能置可否為之折衷焉此所以重可懼而作是詩論者不能知詩人名詩之旨遂謂大雅刪其篇之多乎刪詩刪其句爾篇次詩名皆其舊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首章專言謀猶之不善亦不少沮遏也是天之降疾降威于下土之人也雖不明以天爲君其視一時謀猶之不善實君爲之矣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二章之辭似與首章重複君行文爾詩人似不應爾吾夫子之删詩豈容存而不削乎必有在也首章謀臧不

從不臧覆用上之聽言之罪也此章蓋兼而言之者謂正
義不存於人心是非善惡皆貿亂矣皆視上之意向而
附和之也謀之善者皆違之不善者皆依之依違於上
之所向不知公義也小人之衆志於苟同故人之謀猶
何所底至乎汨喪義理愈見乖繆者也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
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言此詩者以執其咎一字之善故一詩之旨皆失執猶
攻也如楚子玉謂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

謂發言其衆莫有敢攻其失者故曾易言而不忌言衆而莫從如匪行邁謀言之不可行者以其謀不得于道邇言合其道安有不可行哉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彼人之築室于道也其謀是以不潰于成三四章之斷句相似而旨異道之爲訓亦不可合而繫言之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當國勢未定之時惟恃君臣有定見以鎮撫之則不至於流蕩濫觴也詩人見一時議論不一思欲哀而救之謂撥平之聖否未可知民庶豈無可倚仗者特恐善否不別終論汩無辨同歸於敗而後已此詩人所哀之論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小旻之詩非疾小人也卒章總一詩之旨不應專戒以不敬小人次五章言國勢之未定而憂其蕩滅者也前

四章皆言國論之不一以天之疾威爲世大患未嘗以小人爲憂說者不能通徇其辭爲之說爾暴虎馮河喻犬戎之禍也聖人戒子路亦喻其玩敵不可瀕而厲之他也當時犬戎驟起中國版蕩舉天下不敢議其後如建炎初民間出榜勸人言女真易敗毋延頸就戮之意

同

小宛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三詩之辭若出一人旻指天可謂至大宛指鳩何其微也卒章之斷句乃同似若禍變之大上而旻天下而飛鳥覆載之內皆罹其禍者也姑舍是止以辭求之宛然小鳥其飛戾天所指之事未嘗及也遽曰念先人懷二人豈非以覆載之間皆可憂傷乎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首章既以文武爲言二章猶望以聖賢永保天命之意託於彼之昏亂者以戒其言甚於詛也終三章於邑不閒

以酒是詩豈虛言哉恣於慾必沉於酒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此章似指言盛治之時菽粟人得而采之若天下惟公之世螟蛉有子似若教化興行使人皆爲善猶二章之言齊聖也若以宣王之子當似其先首尾辭旨亦貫矣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

觀此詩于時幽王尚未蕩也當時猶以前代期之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桑扈之爲食粟與不食莫可詳也詩人之旨似不在此啄粟取喻以無粟祭之者也填寡之人尚可以犴獄爲宜乎宜者無告而莫之知也卜所以脫之寧棄其所食之粟卒章乃溢出淫刑之意焉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

詩求

集之溫溫非有才智脫於危險也集則非一人矣此詩

後二章君言王之虐政者與幽王之惡惟湎褒姒不聞
以酒與虐政也詩無虐辭荒于色則酗酒淫刑皆其所
必至將其致禍莫大於褒姒耳

小弁

是詩之所刺者何人哉若謂幽王之太子其宜咎歟伯
服歟刺幽王之舍適立庶歟其事原未明何以能知其
詩之辭哉雅鳥爾雅謂不反哺者也不言鷽鸒而言弁弁
若飛之貌也而又小之微乎微者也次二章則宗周滅
矣次三章若刺其不知父母也次四章若言幽王之有

褒姒猶可怨也豈應如壞木之無枝乎餘皐齋雜著學
可以意逆也次七章折衷於幽王之信讒人心之陰憂
其傾蹈者也是則爲平王作明矣且幽王娶于申生太
子宜咎既得褒姒生子伯服遂廢申后申侯怒召犬戎
滅周虜褒姒而去之伯服自立是爲攜王申侯與諸侯
共立宜臼是爲平王申即大雅崧高所美之申與召公內
外合力而立宣王者也幽王娶申后此申侯所以怨而
召犬戎也藉曰罪在申而宜臼不預滅周之禍兆於宣
臼也若以詩序言之則太子之傅宜臼之傅也以孟子

親之過言之怨者實其咎之怨詩出使人怨實宜因此亦
人之所當知也但以詩辭表之不但曰親之過大而已
過大而怨亦本於慕夫為大罪也孟子之言自有所主
重輕不以此為准此詩之作若在平王既廢之後其師
傅忿其召犬戎之悖而痛傷之其始由於幽王之用讒
爾悖者滅天理無人心柳淵鹿雉之喻至謂心之所憂
寧若人不知則可痰之極也此亦師傅所宜罪宜臼也
如謂幽王在位宜臼在申則周家尚未禍不應言踧踧
周道鞠為茂草也此宗廟宮室盡為禾黍之辭非可以

爲逆料之言也詳此始末而後詩之辭可得而知也

幽王在位十有一年宜咎之生必在未即位之前伯服生於得褒姒之後明矣李氏引左傳曰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王嗣宜臼也據孟子注則伯奇之追刺與其事似伯奇伯奇尹吉甫之子也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首章似言宜臼之廢非其罪所以兆滅周之禍孟子謂

親之過大者也鸒斯以歸飛爲樂似亦如之飛以歸譬於言鳥之能反哺也用意微矣穀亦父子主恩之意我罪伊何其指廢申后而黜宜臼歟自怨廢逐不以其罪也

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此章疢如疾首者謂如孟子疾首蹙頞止於憂而已是詩多微辭如以雅鳥不反哺爲興是也人之命在首疾在首則人之生也殆矣微喻平王之悖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罹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桑梓父母之邦也猶加恭敬焉矧父母之形體乎何所瞻而非父何所依而非母言父母不容斯須忘也父母而悖之是外之不與毛相屬內之不與裏相附也天地之間安有無父無母而生者也天之生我其辰安在哉辰者五行之秀氣也託言於辰以其無人性也非師傅所責之辭乎此其罪之大不可加矣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

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一詩之辭皆可遷就謂之刺幽王固可惟前章天之生我我辰安在不可遷就甚明既知所刺之人則柳淵之喻可言矣柳之茂淵之深非其類者皆可託焉此興平王之不容携之也自剪其類則禍亂未可知也故有舟流之憂二章之假寐今亦不遑矣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鹿走獸也雉鳴禽也伎伎之訓莫知其的 以待群爲訓

固善又似君以鹿繼舟流爲言其勢不可禁止也國風匏有苦葉言雉鳴求其牡此言求其雌其喻褻益甚明恕幽王而重平王之罪也如謂刺幽王不應爲此言也鹿雉喻物性之偏者常也至若木之壞腐併與枝亦無之甚其暴猶王也詩人之所憂[illegible]莫知蓋有不可言者矣甚之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說者以投兔爲兔之投人說詩固有此類是詩恐止是

局於詩序強爲此說至君墐死之辭其辛蓋不恤也若
非刺平王安得有墐死之言使犬戎之禍未作不應有
是辭二事皆以尙或爲辭則其合固無異投兎謂逐兎
而投之如投鼠之忌器也欲投之時猶先視其旁無所
忌而後投也行道之有死人猶爲之瘞埋者惟不忍也
君子指平王也獨忍乎此甚其覆滅宗國悖天道而又
寡㩦王以求逞故下章以醻讒爲言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
扡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後二章言致禍皆讒夫也信讒者如飲酒之相醻如此其甘也性之不慧曾不舒徐究其是否惟其言之是用令如伐木之掎矣析薪之扡矣無可爲者矣彼之爲罪者舍而勿問可也于將舍而他之也故下章有逝梁發笱之辭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山高泉深正如白居易詩大行之路可摧車若比君心是坦途巫峽之水可覆舟若比君心是安流喻其險而

而不可測也說者以人之爲讒常屬耳於垣以伺之可謂得其情此詩非刺讒也卒章言聽讒不應及此也似若戒其人當察其心之險如山之高泉之深無輕易用其言當屬其耳於垣墻如不聞可也以正義救其君也乃深自省其言之不能入終上章他往之義不敢顧討也由之訓用經文爲多

巧言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太憮予慎無辜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文生

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卭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讒譖之患何世無之非明且遠者鮮不為病詩人遂以亂言以盜目之何也似若非朝之大夫也其迹為褻奴

離間言之賊故以父母發語以著其辭首章曰予謹無
罪予謹無辜若善處父子之變矣迨是予懼不孝與號
泣于旻天之意豈當時詩人見褒姒之亂而未見宜咎
之悖乎父子之變至此非天為之而誰為天可逃乎謹
之而已二章言僭僭初已足為亂僭者若名分是非之
僭差也豈褒姒上僭王后涵洪之而已遂至於讒然怒
與祉相反而沮與已同類何也怒讒者之懷私也祉民
社之宜福也知讒者之情則見國家之福矣三章以讒
為盗要天信之者之過也盟已足傷況屢盟乎至再至三

而亂已長矣向之爲亂者至於暴矣禍亂之事人所同憂信讒者常甘心焉如飲鴆之自以爲甘也事至於此無由可止也罪之首不在他人矣四章之旨甚大辭若不相屬實貫一義也言國之宗廟其創業甚勞國之謀猷其垂憲甚大天下之公理千萬人之心一人之心也凡詩必以正詛搭之此類是也惟讒夫之心不可以人類言毚兎非大不能獲矣小人之亂不歸於噬搏不止也五章之辭旨至婉謂木以曲直爲性木之有柔者又不止於曲直也樹之者誰歟言罪之在王也往來行言此

浸潤膚受之時也受之旣多所謂積毀銷金積讒磨骨
也至是讒者肆矣其言之碩大者受之者已久乃有不
近人情者焉若是則亦不待巧飾惟口所出王皆信之
矣如簧者聲之遠聞而悅人彼亦自無所愧故曰顏之
厚矣六章何人斯如蘇公刺暴公同辭以其居下流而
有微尰微猶尪羸也本無能爲而宣驕有徒其巧謀讒
祕相與附和所以長亂無已也此詩終始以亂言信乎
易之繫辭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東萊已引之
於小弁矣爾勇伊何讒人之得志自以爲傾天下莫已

若曾不知此時信而用之者長其惡爾一日放逐亦何能為詩人可謂盡其實爲猶將多謂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況讒人得志誰不附和天下之中人皆化而爲惡寡衆有徒爾居徒幾何詩人謂不勝其衆也

何人斯

是詩之為憂讒不難言也特有可疑者焉以詩辭求之止以過門不入爲憾而謂其必見譖君子之與小人處豈若是褊哉聖人存而不削亦非所以示後世以息謗止讒之道也信如此詩所云孟軻所謂無憾者矣何切

切若是況終篇未嘗有憂國憂民之旨吾夫子編詩所
主者大變雅諸詩大抵明幽王犬戎之禍非不幸也其
失自朝廷宮壼始焉朝之小人群處讒夫塞路自小弁
以後四詩專爲讒也暴公果譖蘇公則蘇亦暴之徒不
大相遠也見蘇公識不足以爲救先受其禍尚覬其入
而言我暴之比黨而危之情亦足以示君子見幾之當
早也善人君子之被禍無幾其係於國家者常不勝言
治亂存亡之兆惟於讒夫之昌先見之聖人所以重爲
有國者大戒董仲舒所謂不知春秋者也餘於卒章見

之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名詩與發語皆隱其名從之者暴公爾暴公不能自立而從彼則彼其首也其心孔艱指其倡禍者也有爲之助者則其惡逞矣春秋之法專罪黨惡者無與爲之黨則惡必少沮詩人隱其倡禍而著其所從歸罪於暴公云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

不我可

此章繼言從字若二人從之以行者也爲者倡爲之端也從者應和而助之者也使有一人阻以正誼則禍何由作云不我可復繼首章云字言邊與初異今乃有不我可之辭觀唁我之辭若蘇公已罹其患初若無隙今始見尤者也抑有所悔愧於中歟抑二人以其罪爲累於己故遠之而不見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陳不知爲何事諸家皆作堂塗恐無所據箋所陳之次
舍乎前後三章皆曰胡逝我梁此獨作陳其辭不可以
臆説也䑛聲者其前二章所謂云者予殆夸其聲容而
不忌憚者也小人得志之勢常若此若取瑟使聞之之
意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
我心
以前凡四章皆有逝我梁之辭飄風若飄然而去者也
示其藉躙之跡張其恣睢之勢使失其所者不能堪胡

不自北自南詩人明其徨私之意以快其志者謂其得
埶以驕陵之斯所以爲小人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
其盱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
俾我祇也
二章皆以壹者之來爲辭皆設兩端以明其意安行則
不暇館舍亟行則豈遑脂車以前之二人從行後之伯
仲推之則壹者若謂一人而來我亦可以自見也入與
不入之辭易見也盱以字義求之亦視也旣來則不應

以望爲訓我亦幸於一見矣夫讒者之意然如此被讒
乃切切覬其一來亦不知務矣豈憂讒之切恐罪至罔
加非不能以大義斷割乎言小人自張其得勢以見其
言之行者古今同一轍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
爾斯
憂讒之時何乃以塤篪爲言此即二章二人從行誰爲
此禍之意讒夫必挾其黨以爲助不然則譛不行故有
應和如一者而後其言易入壎篪雖和猶爲兩也及爾

如貫則爲一矣讒譖是人者其不知是人必矣何爲有
諒不我知之語要是蹤跡詭秘不使我知也此讒者常
態也大凡小人者未嘗不託諸鬼神以表其無欺三物
壎篪貫也歐之言足信矣何以證之伯氏仲氏及爾者三
人也三物雖殊比而同之則一此比黨而危之情似若
無所告訴而訴之於神非求信於讒者也極反側之實
事也三物不若鄭以犬豕雞爲安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
反側

鬼與狐皆莫見其形言其妖恠也鬼蜮則不可得其形
人則不可逃也有靦面目若掩匿其面目視猶示也示
人以不可測知之情此詩形容小人情狀極矣乃曰好
歌者何也蓋詩人以義理為主處讒邪之時惟相睽異
則情愈匿此詩專主一見其人一見其人則群疑皆亡
如睽之上九也其初九亦以見惡人為辟咎之道

巷伯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哆兮侈兮成是
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譖人豈爾言也

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驕人
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彼譖人者
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
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
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禮記載孔子之言謂惡惡如巷伯易刑不試而民咸服
是天下之惡極於讒而止矣詩有豺虎不食有北不受
之辭殆無所容於覆載之間者也人之為惡豈不有過
於讒諂者乎聖人之言如此者以其變亂是非移易忠

志長亂召禍浸淫無已者也小人用心之邪爲謀之巧果於殘忍盡力不少回者惟譖者不餘遺策矣萋斐之費無極不自取族滅不已聖人察禍亂之原故惡之深也巷伯之與詩人皆宦豎也詩人作詩以巷伯爲名爲鳴世戒者此等固非賢者所宜置喙也惟類知類其間亦有不肯爲此者是以疾之近習之在君側其入甚易此題鴂之所以鳴歟一章萋斐之喻文之微者也萋組而成錦燦然悅目乃遂有太甚之辭二章哆侈亦猶萋斐也喙之大矣知其乘其口譎天不墜也誰適與謀似君

其口自亞以辭率詩人之協力也三四章發語不相違三曰慎爾出言謂爾不信尚未能必人之深聽也四曰豈不爾受至再至三豈有不受受之必矣既盡也盡其術矣沒必遷其愛惡之本心也五章驕人勞人之辭似難求的大凡詩人多以彼此二辭以明其旨說詩者皆略之驕人以彼言譖者之得志而驕也勞人以此言被譖之失勢而皇皇也故訴天之視其驕而伐之矜其勞而祐之者也六章乃以二章之言申言之深言其姦邪有餘力崎嶮莫之並也故覆載有所不容焉七章楊園

畝丘可謂隱微而難知詩人本旨惟此二辭儻不能明則此詩之作何補於萬世臆而為之說何以使人信且聖人存其詩以垂萬世必有易知者焉楊之為木生於堤岸不食之地至於成園林矣猗猗猶菉竹猗猗之猗其茂可知其下安能植嘉禾哉畝者樹藝五穀之地樹藝五穀不於膏腴寬平之地而在楊園方茂之側所謂松栢之下其草不植蓋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士君子不能知時而仕於危亂之邦其見讒宜矣彼譖人者安足言哉此所以為雅歟此所以為詩人之旨

歟道猶小人道長之道訖之以爲辭也

詩說卷第八